

江南蘇童

蘇童本名叫童忠貴，蘇州長大，北京讀書，南京工作。蘇童創作很多，得獎無數，當然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妻妾成群》，因為這篇小說還有一個電影名字：《大紅燈籠高高掛》。

蘇童雖然與北京緣分不淺——在那裏上大學，現在又回母校當教授，但他根在江南，他的小說世界，也屬於江南。莫言的小說世界中有個齊魯大地上的高密東北鄉，蘇童的筆下則有個江南的香椿樹街——飄灑在這條街上的，是江南特有的細雨；行走在這條街上的，則是老上海日曆牌上的江南女子。這些女子，哪怕她們從舊上海、老蘇州走向了「新社會」，她們身上的那股「江南氣」，卻如影隨形，揮之不去。

這種「江南氣」當然是蘇童賦予的——歸根到底，香椿樹街也好，江南女子也罷，他們不過是江南蘇童的文學表現。要說蘇童筆下的「江南氣」有什麼特點，我能想到的一個詞就是「陰性」。所謂「陰性」，是指蘇童擅長寫女性人物和陰雨江南，蘇童筆下的那些女性人物，如梅珊，如頌蓮；如嫻，如芝，如簫；如顧雅仙們，如簡氏姐妹，個個「女人味」十足

。蘇童還擅長寫江南的綿綿細雨，「秋天裏有很多這樣的時候，窗外天色隱晦，細雨綿延不絕地落在花園裏，從紫荊、石榴樹的樹枝上濺起碎玉般的聲音」，這樣的「雨景」，在蘇童的小說世界中，一再出現。

女性和細雨在蘇童文學世界中形成的「陰性」，只是其「江南氣」「柔」的一面，其實更能體現蘇童「江南氣」特點的，是「柔」的背面下「狠」和「冷」的一面——這種「狠」和「冷」，才是蘇童「江南氣」最具震撼力和動人的地方。

梅珊與醫生的私通是「狠」，頌蓮對陳佐千的反抗是「冷」；嫻、芝、簫三代女性之間的關係是「冷/狠」；看到簫為小杜準備的剝肉刀，看到簡少貞一把剪刀插在顧雅仙繡像的嘴上，讀者才驚覺，原來這些貌似柔弱的江南女子，竟然都是那麼的有「力」——一種陰冷/陰狠的「力」！

這時再看蘇童筆下的江南細雨，也都成了陰陰的「冷雨」。

過眼錄 劉俊
逢周二見報

貧厭和富戀

清代阮葵生的筆記《茶餘客話》，卷十五有《厭和戀》，窮人和富人離世的態度，讓人深思。

倪文節公曾說：貧賤人無所所有，臨終脫去一厭字。富貴人無所不有，臨終帶去一戀字。脫掉厭字，如釋重負，拔去病根。帶一戀字，如套枷鎖，更留下惡種。

一生都為錢而愁，愁吃愁穿愁孩子，愁了今天愁明天，終於有一天，愁苦者走了，貧難貧，結局還算不錯，總算徹底解脫，再也不用愁了！一生下來就有用不完的錢，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孩子不愁明天，終於有天，不愁者也走了，富雖富，結局卻遠不如貧，人都沒了，他還留戀什麼呢？他留戀不愁的生活呀，這樣的日子，不愁到永遠，多好。

這樣來說窮人和富人，顯然有些絕對，不愁的錢，雖然從祖宗那裏承繼了不少，但大部分都是自己辛勤勞作勤儉持家積攢起來的，是的，沒錯，正是因為你積了不少的錢，才放心下去呢。

貧能傷人，富亦累人，但無論貧富，結局都一樣，生不帶來，死不帶

去，因此，耐得住貧，未必是一件壞事。

本書同卷，有《陸叟沈萬三》，告誡我們，富了甚至會害命：

元末，吳地有姓陸的老頭，富甲江南，沈萬三就在他們門下做總管家。有一天，陸老頭說：我老了，積了這麼多的財富，一定有害處。於是，將全部財富，都送給沈萬三，自己在湖邊造個簡單的房子，養老去了。沈萬三由是成為大富。這老人，真是將禍移嫁於沈萬三呀！

沈萬三致富，是別人的財富贈與，顯然有些誇大，但最終因為財富，而被朱元璋找個藉口給弄死，卻是歷史事實。

人們幾乎不會反對這樣的俗觀點：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也是萬萬不能的。如果，合理使用，慈善為懷，不被左右，無論貧富，那麼，厭字和戀字，都不會被帶走。

筆記新說 陸布衣
1164334351@qq.com
逢周二、四見報

冰麵包之戰

夏天最大的敵人就是冰，一切與冰有關的東西都有一首屬於自己的戰歌，在流火的季節裏響徹雲霄，哪怕只是聽聽前奏，看看驕傲的涼氣直衝口鼻，也足夠心曠神怡。

冰淇淋、冰茶早樹立起赫赫威名，讓人錯覺這市場早已飽和，來來去去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幾樣。可一不留神，竟然還有冰麵包後來居上，默默從網紅日誌走到大眾眼前，就像一個充滿心機的職場新人，藏得深行得穩，用平平無奇的外表當障眼法，不怕烈日心狠手辣，硬是比同類多撐住幾分鐘，「凍」得漂漂亮亮。

眼下很多地方都興起冰麵包潮，但第一個帶動這股風暴的，還是日本廣島的甜品老字號「八天堂」。這間以奶油麵包出名的店舖，算下來創立至今已近九十年。同樣擁有一把辛酸淚的創業史，八天堂也幾次面臨破產危機，當時的店長希望做出一款能在口中融化的麵包，無奈屢次嘗試都失敗告終。直到某天，員工把冰箱裏拿出來解凍的麵包直接吃掉，卻發現內餡異常細膩軟潤，萬般驚喜下才把這次偶然變成業內的銷售奇跡。

說八天堂被冰麵包拯救，絕非言過其實。當然這全仰仗於產品本身的實力，都說冰箱就是發酵食物的卸妝油，好與不好立見分曉。優秀的冰麵包在微微解凍之後依舊能吃到外皮蓬鬆的發酵感，絲毫不會死氣沉沉。內餡對奶油要求極高，入口先有冰淇淋的衝積，隨後調子一轉，很快就在唇齒之間融化開，就像一口氣鋪開的綢緞紅毯，沒有一絲絲阻礙，順滑到隔着嘴巴都好像能觸到它的質感。不僅僅有奶油原味，還有抹茶、紅豆、芒果等，管你是不是奶油控，但凡不想被悶熱的夏天打敗，恐怕都要拿起冰麵包，來一次宣戰了。



世上有一種惡：容不得別人好。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食色 判答
逢周二、四見報

小販經濟

最近內地熱門話題是「地攤經濟」。受疫情影響，地方政府希望鼓勵擺地攤來促進經濟、支持就業。地攤就仿如香港的流動小販，筆者憶起小時候，滿街都是小販，有個別親友也曾以此謀生。

小販叫賣聲、小食香味，是老香港記憶的組成部分。小販曾經在香港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撤出香港，隨後幾年大量難民湧入，政府增加簽發小販牌照，人數約一萬人，佔去零售人員一半人口。如果將無牌小販也計算在內，那從業人數就更多了。

長達數十年，小販是很多貧苦大眾的謀生職業，養活了一家人。家傳戶曉

的例子是，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的父親，在灣仔一家劇院門口擺雪糕攤，養活了一家七口，以微薄的收入培養孩子成材。香港經濟八十年代才起飛，之前市民的收入普遍不高，小販攤檔上的貨品價格比商店便宜，成為窮人恩物。

不過，流動小販不同於藝術家的街頭賣藝。最大問題是市容及衛生，街邊熟食檔的食物殘渣，必然會引來老鼠蒼蠅，由於食物長時間暴露，以及部分害群之馬偷工減料，以往不時會發生光顧流動小販而食物中毒事件。阻塞交通也是另一問題，因為小販攤檔都會選擇交通便利、人流眾多的熱門地點。

香港政府於一九五八年成立專責的小販管理隊，小時候逛街經常會聽到「

走鬼」之聲，目睹小販推着木車逃走，途人爭相走避的驚險場面。

因為當年很多都是無牌小販，一旦被檢控罰款，等於要白做一兩個星期。那時老弱婦孺被無故撞倒屢有發生。大量無牌小販出現，還會衍生出黑社會收保護費的流弊。

隨着八十年代香港經濟的改善，就業職位的增加，以及自一九七〇年代起政府陸續停止發出新的小販牌照，今日香港流動小販已所剩無幾。筆者希望內地發展地攤經濟的同時，也要加強管理，以免一放就亂。

童眼觀世 梁戴
逢周二、四見報

前塵往事福建廳

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是一個歷史積澱很深的地方，中國命運的多個起承轉合均發生在這裏。因為它恰好緊鄰舉行國賓歡迎儀式的北大廳，經常被選為中外領導人會談地，所以又是大會堂中出鏡率最高的一個廳室。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日，周恩來總理在這裏會見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當晚福建廳燈火通明，中美雙方唇槍舌劍、互不相讓，在此形成的草案，就是日後中美雙方發布的《上海公報》的藍本。

同樣在福建廳，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鄧小平會見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討論。會談中交鋒激烈，鄧小平鏗鏘有力地說出

「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會面結束後，戴卓爾夫人面色凝重地走出大門，意外地在人民大會堂石階上跌了「著名一跤」。

之後雖然一波三折，但事態基本朝中方預期的走向發展。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兩國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共同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象徵歷時十二年半之香港過渡時期正式開啟。

還是在福建廳，鄧小平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出席了在任期間最後一場外事活動。他當着外賓和媒體宣布：「日中經濟協會代表團將是我會見的最後一個正式代表團，我想利用這個機會，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別。」

而周恩來的「告別」同樣發生在人民大會堂。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鄧穎超根據他的遺願，於一月十四日將其骨灰盒移至大會堂台灣廳暫放，在此度過其「最後一夜」，因為這裏是大陸唯一一塊代表台灣省的地方。這一夜，大會堂台灣廳悄然無聲，開國總理關於台海統一心願的千言萬語已然道盡。

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同樣在人民大會堂，胡錦濤與連戰歷史性握手，並在福建廳進行了長時間會談。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十八彎 關爾
逢周二見報

戲曲家年獎與新秀

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的「香港藝術發展獎」，每個主要項目都設藝術家年獎及新秀獎，以此表揚該年度傑出表現的從業人員。本年度的戲曲界別得獎者都來自吳姓宗族，在粵劇界亦是同源。

不論業界或戲迷都慣稱吳任峰為團（粵音：仔）哥，這可能與他俊朗不凡的外表有關。團哥是現時仍然活躍於粵劇舞台的其中一位資深名伶。在他初出道的年代，大部分演員都是「紅褲子」出身，然後在戲班從低層崗位逐步晉升成老倌演員。團哥卻是別具一格，他出道不久便已成為正印文武生，即是戲班的第一生角，從此事業一帆風順，成為

香港粵劇界的中流砥柱。團哥的成功不無原因，他的唱腔圓融，吐字清晰，而且扮相俊俏，擔演文場戲尤其瀟灑，能夠吸引戲迷愛戴。

近年除了本身的演出，團哥亦致力扶助後起之秀，與新進演員同台演出，又或擔任藝術總監給予指導，對粵劇的發展和傳承，貢獻良多。年前團哥擔演新劇《呂不韋》，講述嬴政登位之後，由於李斯的推波助瀾，認定奇貨可居的呂不韋與他倆構成兩虎我詐、權謀計算的鬥智關係。角色之間充滿張力，產生引人入勝的戲劇衝突。團哥飾演呂不韋，從年輕時期演至下半場掛鬚的晚年，人物個性突出，唱盡角色的志氣和豪情

。由是，團哥獲得戲曲界藝術家年獎，可說實至名歸。

吳立熙是土生土長的粵劇新秀，他自小積極學習粵劇，跟隨不同師傅習藝。他的聲底醇厚，身手伶俐，並能成功掌握演出角色的特質。立熙年紀輕輕，現已全身投入粵劇舞台，參與不同戲班工作，不論幕前演出或教育活動都悉力以赴。立熙獲得本年度的戲曲新秀獎，證明了年輕人只要奮發向上，將來的前途將是無可限量。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紅塵之一二

中學時期，班中有兩位男生堪稱學霸，次次考試不是你第一就是他第一。兩人互不服氣，其中一位體弱常請病假，但性格隨和，另一位比較自傲，從不參與同學間的是非熱鬧，譏諷冷笑的表情時隱時現。一次，性格隨和那位被他稱為「病鬼」有些不高興，問道：「你怎麼總好像與人有仇似的？」他回說：「哪有啊。只是看破紅塵而已。」當年我十四歲，首次聽到看破紅塵一詞，覺得那麼的高深莫測。

半個世紀過去，若現在仍不能對何為紅塵說出個一二，那就太幼稚了。淺顯而言，紅即人世間的富貴貧窮、酸甜苦辣等一切事物、現象和感情等，塵當然是指塵土。最光鮮的生命，走着走着，好壞

東西都沒留住，一切皆煙飛塵滅，包括生命自身，當人類窺破此一規律，難免心灰意冷消極悲觀，但也不排除有人看過許多恩愛情仇欺騙算計，經歷一百八十回挫折磨難後仍選擇積極向上的心態，當然，還有另一種情形，大批混世者永遠看不破紅塵。

看破紅塵需要時間去體驗，我那位同學少年心性，一知半解，料是「為賦新詞強說愁」而已，並不理解紅塵之真諦。

紅塵記事 慕秋
wusi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二見報

喱士口罩與球會口罩

疫情下的營商環境，各種防疫用品，除了口罩是主要產品，消毒藥水、酒精搓手液、洗手梘液等一向有專門消毒用品的品牌外，也有一些其他醫藥牌子在疫情下創新商機，像原本只作醫療用途的口罩商，改變營業方針，以時尚搭配形式把口罩彩色化，令口罩變身時裝，除了發揮防疫效果外，也帶給人們多一點樂趣。

而早前一系列的名牌時裝，分別以各種方式給前線醫護人員送上心意，也提供了不少醫護物品給各醫療機構。名牌的防疫行動也不忘商機，LV、DIOR的防疫品均不會公開發售，而部分品牌亦有把生產線改為出品口罩，共同抗疫，更本

着愛美的精神，把口罩設計美化。口罩已漸漸成了日常佩戴的用品，為口罩加上裝飾，一層華麗面紗，是一間以手縫工藝品著稱的品牌，設計了這款全手工製作的喱士面紗口罩，有三款圖案，黑色及金黑色，可直接用在防疫口罩外層，不會影響透氣度與防疫功能，清洗後又可循環使用，防疫口罩變得具復古及更有女性美，確是創新商機。

疫情讓經濟受到影響，世界各地的足球事業難免也要停賽，近日部分球會已開始作閉門賽事，疫境下創商機，巴塞隆拿推出球會獨有設計的口罩，印有隊徽及球會顏色等，可防飛沫傳播，

預計會為球會帶來可觀的收入，每個口罩約售十八歐元，大約為一百五十港元。

除了巴塞，暫時知道還有紅黑色的利物浦、黑白商標的祖雲達斯，及在螢幕上看見復賽的德甲拜仁慕尼黑、多蒙特等，都有自家球會口罩，售價約四十至六十港元，價錢比巴塞低的原因是註明非醫藥用，但全部都可以供清洗用。球會逆境求存的高機中，利物浦表示售出口罩的所有收益，將會捐助當地的慈善機構，口罩可在各間球會的官方網站預訂。

衣尚 蕙蕙
逢周二、四見報